

涂泉明 堅守蠶業 慘業成為產業

2014-10-27 記者 葛致成 報導

8+1



國小的下課鐘聲響起，合作社總是擠滿了小朋友的吵雜聲，有人要買玩具，有人想買點心來解解饑，也有著要買桑葉回去餵自己心愛的蠶寶寶的小朋友。養蠶是許多人小時候的共同回憶，但你是否曾經想過，手上的蠶寶寶是從哪裡出生？手上的蠶寶寶究竟又是來自何方呢？

台灣的蠶業自從一九九二年遭受毀滅性的打擊以來，僅存的蠶園已所剩無幾，而泉明生態教育蠶業農場的主人涂泉明，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之下一路堅持下來，即使是在最艱困的環境依然選擇不放棄，成為台灣碩果僅存的蠶業巨人，究竟是什麼原因讓他如此執著守護台灣的蠶業文化？

從零開始 蠶遭螞蟻吃光

涂泉明從小生長於苗栗獅潭鄉的農村，一路跟著父親務農。成年之後先是靠著打零工過了一段日子，不管是鐵路電氣化的工人，還是上山砍竹子的工作都做過，直到一九七八年，農委會派人來輔導的時候才正式接觸蠶業。涂泉明表示，當初會毅然決然選擇蠶業的原因有兩個，一來是蠶繭有公定價格，二來是以後就不需要在外頭到處跑，可以兼顧家裡又可以過上安定的生活。

涂泉明也表示，起頭的過程相當不簡單，第一次接觸的時候什麼都不了解，還好當時是經由農委會輔導，不管是種桑樹，還是培養蠶寶寶結繭的過程，都有輔導員幫忙。不過那時候還是遇到不少困難，像是蠶寶寶在全部都冬眠的時候必須要灑石灰粉，可是剛開始不懂，看到別人灑也跟著灑，結果導致桑葉凋萎，還沒冬眠的蠶寶寶們沒東西吃。有時候則是碰到天敵螞蟻大軍，把蠶寶寶吃個精光，當初在防備上傷了不少腦筋。所幸後來就很順利地上了軌道，平穩的日子持續了好一段時間。



涂泉明手上的布，印有蠶的各類品種，他逐一解說這些品種的異同。（葛致成／攝）

政策廢蠶 矢志保存文化

蠶園順利地經營了十來年，但卻在一九九二年的時候遭逢巨變，那時採購蠶繭的國家紛紛轉移至中國大陸，農委會決定推動「廢耕桑蠶自行轉作計畫」，利用補貼金希望蠶農放棄蠶業。涂泉明那時聽到的時候就想：「這蠶業幾千年的歷史文化，如果是不好的東西早就被人類所淘汰，為何它能存活幾千年？」

他立刻就提出了為何要廢蠶的質疑，開協調會時也堅持「就是不廢」的理念。一來他養蠶十幾年養出了感情，二來他想說為何一個持續了幾千年的文化，怎麼到了我們手裡就不見了？再者，很多地方是需要蠶的，像是國小的自然課和大湖農工的蠶絲科，如果今天蠶業都沒有了，他們該何去何從？

涂泉明強調：「一個對人類這麼好的產品突然間我們國家就沒有了，這不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嗎？」出於一個保存文化的使命感，他決定不管如何都要堅持下去。

涂泉明表示，當初雖然決定要堅持蠶業，但他並不會製造成品，缺乏技術導致必須自己重新整套研究，加上農委會承諾要收的一年半成品只收了半年，讓他連收入都成了問題，夫妻倆必須一邊研究如何製作成品，一邊開著插秧機到後龍幫忙插秧賺外快，早上四點就出門，晚上八九點才能回家。小女兒不捨父母親勞累，在出門必經之處留了個「爸爸、媽媽我們已經很久沒見面了」的紙條，更加深了涂泉明決心將蠶業留在家裡的決心。



儘管涂泉明維持蠶業已經下了不少苦心，還是遇到不少危機，像是配種問題就差點導致蠶業的存亡危機，當時的改良場要求有製種執照農民才能跟它購買原種，可是製種場都倒光了，還能上哪實習取得執照？在當時的困境之下，涂泉明卻講了句「我撞到頭破血流就是要留這個蠶業」，在這樣強大的意念之下，果真讓他找到了時任立委的劉政鴻幫忙解圍，成功修改了製種條例，蠶園的生存又現一道曙光。



涂泉明正在餵食蠶寶寶桑葉。(涂智勇/攝，涂泉明/提供)

越挫越勇 洗繭突破技術

而這樣邊研究邊插秧的苦日子又持續了兩年，解決了配種問題之後就是處理成品，那時兩夫妻都煮兩公斤的平面繭，但成效始終不彰，就算請改良場的加工課長來幫忙，涂泉明還是對於成品不大滿意。

直到有一天，他腦中突然就閃過一個想法：「是不是我太懶惰，哪個步驟忘了做？」他想到：「是不是沒洗？」他馬上開了小貨車回家，把平面繭洗好曬乾再煮，有洗過的跟沒洗過的果真差了十萬八千里，一直到這時候，才總算把所有的技術學完備。

完整的技術確實讓蠶園的生存獲得了穩定，但涂泉明知道，單靠生產可能沒有辦法生存，轉型似乎勢在必行。或許是神明的恩賜，他在一次義民廟落成的典禮上擔任志工，正巧遇到了個記者，他對於台灣居然還有蠶業感到非常新鮮，立刻決定訪問涂泉明的蠶園，當天晚上新聞播出之後，蠶園的名聲立刻被打響，各個報章媒體陸續前來採訪，也開始有學校來預約參觀，蠶園的名氣可以說是一炮而紅。



涂泉明正在逐個檢查蠶絲被。(涂智勇/攝，涂泉明/提供)

轉型求變 生態教育有成

不過轉型的過程也並非一開始就很順利，當初涂泉明對於在人前解說其實是不太擅長的，當他知道一個團體正在路上要來參觀的時候，心臟就會開始蹦蹦跳跳。這時，他想到了個辦法，他決定在他的口才練好之前一毛錢的解說費用也不收，前前後後花了六年磨練自己的口才，才突破心理障礙，也才開始每人僅收微薄的三十元解說費補貼農場。他在導覽的兩個小時中，將自己如何以生態的方式經營蠶園傳達給都市孩子，就算在經濟不許可的情況之下也能生活得快樂。

涂泉明表示，作為一個客人對他來說最大的影響就是一個「硬頸」精神：「該做的事情我就是一定要把它做好」。在最忙的時期，他曾經三天三夜不睡，做平面吐絲的時候也常常忙到只

